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尚書日記卷三

明 王樵 撰

大禹謨

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許氏曰三謨皆陳于帝舜之前乃舜典之别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臯益之前○吴才老謂此書不専為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放二典為之臯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朱子謂此篇稽古之下猶賛禹德

而後篇便記臯陶之言體亦不類恐吳說爲然

曰若稽古大禹至黎民敏德按聖人之心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謹之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達之于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者一事而已矣誠之無息于此者所之各得于彼者也一有息焉則四海之大吾心有不貫吾事有不得者矣此大禹所以于文命四敷之日而猶必祇承于帝也而其承于帝之言亦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已所謂艱者四

海之廣生民之衆其治亂安危係其心之存主與其行事之得失誠不敢以易視之則必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矣如是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速化于善以應其上政乂民化正見不可不克艱也蓋政自君臣出而民則觀上而興者也得于觀感風動神速故下箇敏字

帝曰俞允若茲至為天下君允若茲指克艱二句而言嘉言罔攸伏三句克艱所致也稽于衆以下則正克艱

之事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此三者最難也必也稽于衆舍己從人忘私順理如此乃可以盡來天下之言必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愛民禮士之至如此乃可以惠及萬邦而盡致天下之士豈他人可能哉故曰惟帝時克此段非泛語乃堯之實事舜之所親炙而自得之者也○天下有三脉言路賢路與民情是也此三脉一有不通世道便可憂人君之心一

有不至則三者之脉便有所梗而不通寂可畏也堯之心常與天下之善言為一故嘉言畢達而無有伏于下者常與天下之賢者為一故賢智畢進而無有遺于野者常與天下之休戚為一故無告畢得以自通而無有蔽蓋屈抑而不知者○知人安民禹嘗言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與帝此意同野無遺賢知人也萬邦咸寧安民也禹陳克艱是論其理舜荅以此是舉其事蓋人君所難在此三者而已○稽于衆不徇一已之見必盡衆人

之同也已未善舍之無所繫吝人有善從之不待勉強此聖人大公無我之心也人孰不樂告以善哉○舍己從人舜以稱堯孟子以稱舜且曰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之舍己孟子形容之可謂盡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程子體驗親切之言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

蓋有賢者而不能免者故非忘私順理樂善之至不能舍己從人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此成湯所以同德于堯舜也堯舜未易希聞義能徙過則勿憚改者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士蓋有懷才抱德而困窮者其端有二一曰難進二曰難合也難進者士之節其去就固不苟也難合者士之道固不肯詘以徇人也苟無遇合之君則終焉而已安能無困窮也苟上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矣安得野之無遺賢也是以明君在

上其求士也蓋急于士之求君巖穴之幽山林之深有晦其迹而未為人知者有樂其道而不求人知者吾則必知之舉則必先之困窮不廢有階而進者又可知矣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堯舜豈有困窮之士哉而不廢困窮則真堯之心也只以舉舜觀之可見矣方未師錫之前固已予聞是側陋之賢堯之知未嘗不先也○人而謂之無告者孤逺愚弱有情不能以自通者也人君豈期於虐此等人哉然而四海之廣四民之衆萬情不

齊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其不便者焉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不泄邇不忘遠雖以天下之大而視之無異于一身是以其于人之痌瘝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斯其所以無虐也無告者得所則無不得其所矣此萬邦所以咸寧也○此三言者堯舜之心法也是以舜初即位即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無告不虐困窮不廢可知○朱子曰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

肯廢虗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虗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舜與益皆因后克艱厥后一句而言為君艱難之道舜言人君所難在嘉言盡聞賢才畢進萬邦得所此由忘私順理愛民禮士之至昔嘗于堯見之朕德因克敢不知其艱乎益因賛堯德之大以勉乎舜謂其全體不息變化不測與天同德不可名言故天眷命全畀所覆后克如帝玆惟后矣不其艱乎帝當何以匹之哉○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

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顧奄同也言堯有此德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真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按真說甚得經旨蓋舜德固盛而益猶欲其于無外不息處加意也廣運自堯本身上說不涉治化上去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即廣運之意純亦不已則廣運矣惟廣也兼備而不可以一名所以

時出之也惟運也周流而不可以一居所以悉有之也聖神以其妙于無迹者言之武文以其可見者言之聖神如造化不測武文如春生秋殺○曰廣運則不可名言聖神文武自人之所見而名之之辭故傳曰大而無外則變化不測變化不測謂聖人之德無方體不可為象耳非聖變為神文變為武也眷命指付予之重說今堯往而付予之重又在帝矣奄有二句不涉執分說○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氏曰迪道也順道吉從

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愚按此見天人非有二也欲知天人之不二者盍占之吾心氣之間心安者氣善心不安者氣不善心之安不安者理之所在也氣之善不善者吉凶之所在也人之作為皆氣也善祥凶惡皆氣機也形骸曰人通天地一氣耳故一念之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際即通乎天地之氣矣吉凶之于善惡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則猶是比也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今夫鐘怒而擊之

則武哀而擊之則悲怨與哀在我而聲應之惟影響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至時乃功孔氏曰先吁後戒欲
使聽者精其言也虞度也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
言有恒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無虞所忽故特以
為戒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
以廣矣○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逸謂縱體樂謂適心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此三事為下五事之
本聖賢視之甚重而後人看之甚忽以為益陳戒之道

姑然耳舜聦明濬智豈慮其有是而以為戒此由聖學不明未嘗實用其力而以言語視之故忽其平常而不知道理正在于平常之内也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無他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處故孟子稱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孔子以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尚曰何有于我聖賢只是于人所不可有者真不為而于其所當然者實做而無違鈌耳故謂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為舜之所以為舜可也身有身之

法度家有家之法度朝廷有朝廷之法度百官府有百官府之法度君為法度之主慮以無虞而有所失故戒以罔失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如逸樂亦人情之所有但流則為惡耳人易流而聖有節理欲之界限分明也道心常為主而人心聽命也陸象山誦此三句而曰至哉真聖人學也○五罔三勿皆儆戒之目首三罔是君身上當儆戒之事次二勿是用人上當儆戒之事次處事上當儆戒之事終二罔是民心上當儆戒之事○任賢

去邪何故無虞時易忽人多以唐德宗之于李郭陸贄盧杞證之固是但彼以中材之君多難則不得已而任用賢者聽納忠言事平則依舊小人易親若益之戒舜則以聖人當極治之時不可忘戒懼任用禹稷則當常如黎民阻飢洪水為害之時邪如四凶則不可以堯時舊人而過于包容當去之勿疑爾○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疑對熙言人先有妄志而後有妄謀書中熙字例訓廣無訓明者蔡氏光輝明白貼無所蔽惑非貼熙字也

廣之對疑何也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如周行坦坦平平何處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邊疑謀之所以用也中實不安而自詭于可成始而疑中而决以之而生事取敗者多矣昔梁武帝欲納侯景意猶未决甞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子謂此正所謂疑謀也武帝不勝貪心又惑于朱异之佞詞而行之遂致臺城之禍○干百姓之譽咈百姓之欲二句意實相對葢戒其干譽

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要緊在道欲二字
左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以欲從人非克
己愛民之君不能也然當視乎理之所在苟不主乎理
而主于從人則鮮有不至于違道干譽者矣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王者罔違道以干譽之氣象也咈百姓以
從己之欲此欲字只可作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
也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理未安
處若義理所安則洪範所謂汝從卿士從龜筮從而庶

民逆不害于吉葢從理即非咈百姓也蔡傳道義之正民心之公八字要玩味道義之正即民心之公順道義之正即合民心之公矣如此則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咈民如盤庚遷殷所咈者安土重遷之私情而所不咈者審于利害之公心也使盤庚重咈世家大族之心而不遷則為違道以干譽矣○傳中謂八者亦有次第非推出言外之意葢平鋪出來中間道理血脉自成次第凡聖賢之言類如此如論語道

千乘之國五者相因亦此類也然此非謂只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人之賢否坐判而自能任之勿貳去之不疑也如此又何用歷歷戒之正謂若不守法度而縱逸樂則莫知賢否之所在蓋身不守法度則必忌法度之士身既縱逸樂則必悅阿意之人如齊桓公多欲之君也管仲死而豎貂易牙開方進安望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管仲之器所以為小者無正己格君之道而幸合以求功也故戒以彼而後可戒以此言之序也然周成

王亦法度之君矣管叔流言而疑周公則勿貳勿疑一事一戒又豈可缺哉故太甲已不敗度而伊尹猶戒以任賢惟一成王已敬作所而周公猶戒以罔用憸人圖任三宅罔有間之蓋為此也餘放此○無怠無荒謂存于心見于事皆不忘乎所儆戒之八事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皆來朝○按祗承克艱正儆戒無虞之心也惠迪從逆正所當儆戒之事也蓋因而推廣之言罔者五勿

者三知所儆戒是為克艱是為惠迪不然是為從逆而
凶矣無虞可常保乎君心之敬肆關四海之治忽此其
所以艱也益推禹之意禹又廣益之意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俾勿壞即儆戒之心也欲
帝加意於府事之修和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然
而知所戒亦不出于益之意而廣之也○自后克艱厥
后至萬世永頼時乃功七節是一時説話舜因禹言克
艱遂指三者之艱而歸時克于堯益遂陳堯德合天而

受命以歸勉于舜禹因言天之吉凶應如影響所以申益之說也益又因禹之意而發儆戒無虞一段益失法度也遊于逸也淫于樂也任賢而貳也去邪而疑也疑謀而用也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無虞不知儆戒而怠荒焉從逆之凶可畏也夫逆之從與不從在一念之止與不止而已矣罔失法度也罔遊于逸也罔淫于樂也任賢勿貳也去邪勿疑也疑謀勿成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也無怠無荒無虞知儆戒如此四夷且來王矣惠迪之吉可見也益之言如此而禹又申明其實以為君之德不徒戒謹恐懼修之于己獨善而已在善政以養其民飭敘九功又有以激勵勸相保其成功于不壞此君德見于行事之實也禹之言如此舜因美禹已然之功而實寓望其助于無窮之意蓋事之成壞常相因而吉凶常相倚伏故無虞之日正儆戒之時也為君臣者惡可以不艱哉○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下正承政在養

民而言養民之政有六府焉惟修則有以為養民之本有三事焉惟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合六府與三事是謂九功惟修和而敘焉則民享九敘惟樂生而歌焉斯為養民之成矣然怠心或生則成功易壞故又欲其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俾勿壞然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之責為有終而克艱儆戒之心為克盡也○禹之心蓋不自以為已修已和故陳其道之當然者始終本末具如此耳據下節六府三事允治萬

世永賴時乃功則修和是已然事然在舜歸其功則可在禹陳其功則不可也時說惟歌以上為敘致治之功已然事也即是無虞下詳保治之意未然事也即是儆戒似非語意○六府不可一日不修一日不修則壞矣故水土已平而舜猶濬川禹猶盡力乎溝洫豈可謂一無事乎戒之用休以下又是勞民勸相之事非修和皆是敘既往而禹之意只重在戒之以下也○此六府與洪範之五行皆以質言而此又以其相克之次言之所以必言其相克之次者五行以相克為用也如隄

防濯泜乃土水相制之用也烹飪藏沍乃水火相濟之用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火之用唯燔與烹易曰以木巽火烹飪也火之命藏于木古之人鑽木取火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是又木火相克之用也金與火相守則流洪範曰金曰從革聖人因其從革之性鎔之而流製以為五兵田器諸物之用是金火相克之用也木曰曲直聖人因其曲直之性度以規矩方圓以成宮室器用非斧斤不克是金木相克之

用也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一耦之伐廣尺深尺是木土
相克之用也○按周禮遂人治野夫間有遂之類稻人
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之類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
甽之類凡皆所以修水政也四時變國火季春秋出納
火以木鐸修火禁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罰凡皆所以
修火政也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以時取之巡其禁令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
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之類凡皆所以修金政也山虞

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所以修木政也大司空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載師掌任土之法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皆所以修土穀之政也○生養之本水火為急穀

為大故居其始終焉孔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言切也水火所以居六府之首也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言多也穀所以配五行而為六也○六府庶事之所由出故禹平水土六府孔修然後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即利用厚生之事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即正德之事也然所以必另列而為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而已三事則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觀鯀

汩陳其五行而彛倫攸斁豈非六府不治而三事乖宜之明戒乎人非天不因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天者既遂然後有正德之事焉有利用之事焉有厚生之事焉正德者教以人倫禁民為非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也六府天也三事人也天人相須以成功化功化雖一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夫惟各自有分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不別知其相須以成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不合乎○孟子

論王道首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以此為王道之始葢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此亦修六府之意也繼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此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利其

用立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三事備矣五畝百畝庠序之制所謂法制之詳也老幼有等頒白不提挈所謂品節之詳也于天下匹夫匹婦無不各為之所如己飼而衣之提耳而教之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唐虞九功之敘亦不過如此而已○民禀五氣以生資五材以養而具五常以為性聖人為之修六府以厚其生利其用明五常之教以正其德而復其性洪範九疇葢出于此○德不正而生厚用利是備水火金木土穀之養以

厚奉苑囿而繁殖禽獸也故正德為三事之首○書中惟字有數義有惟獨之惟惟服食器用之類是也有思惟之惟惟其始之類是也有起語之惟惟天陰隲下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之類是也惟元祀十有二月朔惟十有三祀惟十有三年春惟字用之策書年月之首此類尤多又有是惟之惟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又如厥土惟塗泥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貢惟金三品此等類于是惟之義稍近而又微不同此數項猶可以意會惟

此經惟修惟和惟敘惟歌與上德惟善政五惟字不應有二義蔡傳解德惟善政云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此雖非以當字訓惟而以當字貼惟字之下則為當然之義明矣竊謂此等惟字當另作一義凡事理當然古人例用惟字但修和有工夫惟歌是自然耳○戒之用休以下皆有事實如改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之類否則不見聖人作用人將謂戒董止是

幾句空言如蘇威之五教矣○蘇氏謂九歌若豳風之類○正義曰九敘皆可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文七年左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三事亦然○地平而天自成是一串意地平内有工夫天成無工夫六府三事允治又本平成而言此舜以九功之敘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也萬世

永賴大其功非一世之功也正應其俾勿壞之意時乃功意言非汝弗克致此則相與保之俾其勿壞亦正有賴于汝也禹責難于君而帝求助于禹聖世君臣之心見矣○成壞相因治忽在心無以保之則壞矣禹不以平成自滿而先為勿壞之憂保之之意深矣帝不以俾勿壞為已能而歸美其永賴之績其欲相與保之之意不更見于言外哉○吕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不能外府事以為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

也

禹謨止此下記禪攝及征苗之事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以禹為主也臯謨中有禹而篇名臯陶謨以臯陶為主也

帝曰格汝禹至不怠總朕師此命禹以攝位之事○舜居攝蓋堯在而舜不敢遽踐其位亦自是事理宜然不然便涉二天子之嫌此堯所以亦聽之而不復強也自是遂為故事故舜命禹止曰總朕師而禹受命止率百

官若帝之初而已舜倦勤初付禹以天下曰總朕師師曰朕師已未釋位之辭也舜初即位命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載曰帝載未敢遽身當天下之辭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至惟帝念功當時禹地平天成之功萬世永賴而禹乃盛推皐陶之功以為己所不及者蓋禹皐陶心一道同孟子嘗言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心法之傳精微之懿皐陶之得諸躬者禹之所獨契也然推其道德而不考諸功則無驗故言其邁種乎德

栽培之深厚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澤而懷之此其功衆之所共見也惟帝念功則見其不可易矣禹自以勤事之勞不若皐陶道化之厚至誠推先而不自知其德業之盛真聖人之心也邁種必有事實據常人之見則皐陶一刑官耳縱使悉聰明盡忠愛人人當其罪亦盡刑官之一職耳邁種德于何處乎此殊不知張釋之之無冤民且足以稱賢而況皐陶以聖人為之乎其聰明所加皆至誠所動其忠愛所著皆道化所存民日遷

善而不知誰之為之者康誥言以德用罰不用罰而用德在臯陶可知矣○好生者帝之德也涵育之久洽于民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為心者臯陶之德也邁種之久降于民而民無不懷○念茲在茲四句義本難曉舊說皆迂晦惟蔡氏之解最為明確葢禹欲帝念臯陶之功因言得人如臯陶之不可易以為使念之固在此人舍之而復有可念之人焉名言固在此人允出而復有可言之人焉則未見斯人之不可易也今也念之則有

皐陶而已舍之則有皐陶而已名言則有皐陶而已允出則有皐陶而已是反覆思之卒無有易于皐陶者也故又曰惟帝念功三念字一也皆自帝而言○德即功功即德德之化民即功也○禹之功脱民于昏墊以全其生皐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非舜禹不能表皐陶之功

禹讓皐陶不及稷契據使宅百揆讓于稷契暨皐陶史言稷契皆帝嚳子雖未可信要之稷契堯之舊臣其任用在舜未

徽庸之先于時必已不在矣三謨惟有禹益臯陶荅問之言而無稷契稷契先亡可見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至時乃功懋哉帝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功以勸勉之蓋時禹臯陶同在帝前也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于五刑使輕重適當以輔五常之教而期我以至于治刑而實期于無刑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大抵三

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是其義刑義殺雖或至于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于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弼教者也有違教而後有明刑之明欲其無違教而已教行而刑安用之纔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器而要以無刑可明始為盡職故曰刑期于無刑○林氏曰聖人制刑非期于刑殺人凡以輔

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臯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臯陶之刑葢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為能其官也○象刑節惟説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命作士惟説到惟明克允此稱臯陶之德故于明刑之中又見其弼教之實刑期無刑實臯陶之心非帝舜孰能知之非帝舜孰能言之○按法者人臣之所守故在臯陶則曰

明刑在帝則曰好生然臯陶之刑主于弼教期于無刑則未甞不歸于好生也○民協于中弼教者于是乎有德于民之中矣此所以為邁種德也與○帝德罔愆至不犯于有司訏傳極融徹葢純朱子之筆也義理文章之妙無以加矣誦之其快于心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寛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為中○臨下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居上臨下其體自當簡統御萬衆其道自當寛○朱子曰觀臯陶所言

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無所忌則不惟

彼見暴者無以自伸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又曰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陸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程子曰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德聖人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不經之事此特言聖人之心與其殺之而陷于非辜寧不殺之而失于輕縱對殺不辜而言則其心如此而卒亦未嘗有所輕縱也漢人曰罪疑者予民○八言皆人心之同天理之公也聖人便都輳合這箇天則○賞罰因其人之功罪耳聖人何心哉一賞一罰猶春生秋殺而春秋傳乃謂勸賞而畏刑又慮賞僭則或

及淫人刑濫則或及善人而謂寧僭毋濫此蓋聞虞書之言而失其意者從重謂夫賞之疑者耳不疑則當重而重當輕而輕不當賞而不賞皆不可一毫僭差何從厚之可言哉今以刑濫或及善人而謂寧僭毋濫聖人無是也賞刑君之柄與天下共之大公之道何勸賞畏刑之有○帝則曰罔干予正臯陶明刑之功臯陶則曰不犯有司帝德好生之效○帝之德至難名也而臯陶以罔愆敵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

帝乃首以寛簡得之不言其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言其賞之世延罰之弗及嗣刑故宥過與夫刑賞之疑者寧屈法以申恩而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已虞書未嘗言及仁而好生一言已盡仁之妙矣○魏太常曰咎繇為古今刑官第一令不能知其詳矣大抵其學以天為主而好生一言真天心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至惟乃之休臯陶之刑所以弼敎

故此言其用刑之效能使民勸勉愧恥遷善遠罪契之教化四達不悖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弼教之功于是為大矣據常言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四方風動德禮之效宜若非刑官所及而今以歸于臯陶者蓋契以身立教而臯陶以德用刑故其感化之功相濟之美有如此而不可以刑官之常效言也傳云中言重歎美者從欲以治即期予于治也四方風動即民協于中也惟乃之休是重歎美之而明刑弼教刑期無刑之意又在俾予

之前俾予者正以此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至汝終陟元后降孟子作洚古字通用洚水者洪水也常人以為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為人事之未盡故災自堯時而曰儆予以身任之也成允成功指治水言行如其言曰成允事就其緒曰成功唐虞之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舜之徵庸禹之治水皆嘗若是故堯賢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事一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八年

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克勤于邦也可知後之述者猶曰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其于家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克儉可知蓋憂勤惕勵之心其檢身約己自有常度而不至于侈肆非如墨翟晏嬰之所謂也惡旨酒好善言有天下而不與亦是心也舜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亦是心也假借也滿假謂志滿而自假借也聖人之至誠常見所不足何由滿假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何得而滿假再言惟汝賢所以歷見其賢也自賢曰

矜自功曰伐聖賢所為盡己而已何矜伐之有人纔立己即有物我不矜不伐無我也何與爭之有懋與楙同盛也鼂錯傳曰夏以長楙丕大績功也楙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堯之曰在舜舜之曰在禹亦曰以其功德知之耳非有他術也言之以見其不可辭是時方使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天子稱元后以有國皆后而天子都

為之長也

人心惟危至允執厥中中庸序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真氏曰私猶言我之

所獨耳令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豵此類以惡言可乎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于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

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按十六字中庸序發明甚暢此後於推本相傳之意尤極反覆○堯舜傳心在十六字孔子傳堯舜之心在大學論語中庸而中庸又多其微言朱子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不得已而筆之書可謂深見作者之心矣序既盡其大意而語錄數條發明此經亦極明盡今併錄于左學者宜深玩之○朱子曰堯舜以來未有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

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問如此則人心純為不善矣乎曰非也但謂之人心則有口鼻耳目之欲易為物誘所以謂之惟危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所謂道心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道心合下先得但有此形氣道心便隔了一重所以釋氏常說父母未生前一着便厭棄人心欲併去之殊不知道心即在這裏○問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曰人心出于形氣如何去得

然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則流于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感于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于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人心有知覺嗜欲無所主宰則流而忘返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主宰而人心據之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飢渴而欲飲食者人心也欲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于孔悝之類

與夫嗟來之食此皆不可食者也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于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問如何是

惟微曰是道心略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舜以始初所得于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于堯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愚按堯舜傳心子思子發其微旨于中庸首章含中庸以說經未有不差者也喜怒哀樂情也人心也其未發則性也道心也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道心也謹獨所以審其幾而判其一念于天理人欲之間正所謂惟精也

精不容貳守之勿貳所謂惟一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一之至也一貫初終精在中間無念之前無起也則一而已矣無差之際無間也則一而已矣一者道心之守也涵養吾一省察其間吾一者爾○道心則中而已矣所謂天命之謂性也過與不及皆物欲所生非天之命皆失道也故聖人之學使人知人心之危其過不及之流無所不至常戒謹恐懼而慎其獨天理人欲之際常判然而吾心之所發常一于天理而不

雜于人欲則人心不危而道心不微人心不危則人心之發皆道心也道心不微則益得以為人心之主如是則動静云為豈不信能執其中而無所失乎中而曰執執而曰允執以見非精一之至而有定力則擬議之間忽不自知其墮于過不及之歸矣○釋氏以空為性以身為幻故以理為障以起念為塵是無人心亦無道心近之論學者曰心一而已人心者人欲之私也當去之而純乎道心以朱子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之說為非

又曰道心者寂然不動無聲無臭故微此蓋老佛之緒餘未生前本來面目本無一物之遺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察夫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曰降曰有豈可謂空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豈非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乎豈可謂商書之言亦非乎釋氏不識帝降之衷甚至謂欲因愛生命因欲有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其不知天命而無忌憚如此而人猶有惑之

者亦愚矣哉○羅文莊公謂程門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說朱子既辯其非至解人心道心又以知覺言心是猶有此意按知覺不專于已發不曰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乎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非知覺而何知覺者心之所以為心而全體無不在是者也其與程門弟子之誤指豈可同哉又謂道心是未發人心是已發此尤不妄發而皆中節孰非道心道心非專于未發也發而皆中節何危之有人心不可以寂感對道心而名也聖

經淵微無所不盡子思子發明之昭如日月朱子得其旨曰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可見道心一言性命之理性情之德皆盡之矣喜怒哀樂吾儒謂之未發而佛老謂之本無執此以觀不同可見淫辭邪説亦可以不為所惑矣吾故曰舍中庸以説經未有不差者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此帝好問執兩端而用其中之心法也古者帝王聽政使公卿大夫至于列士庶人之賤瞽史之微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陳其言有

謀者獻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焉言之考于古謀之咨于衆者必事理之當人心之公也合天下之見成天下之務聖人所以不難于舍己不吝于從人也若言不考于古則為一人之私言謀不咨于衆則為不可成之疑謀公聽並覽之中有裁擯臨制之本焉豈可得而誤聽誤用哉言不誤聽謀不誤用安往而不允執其中乎上文十六言者本也有其本乃可以資于外此十二言者聽覽之要也得其要益有以資于内故曰内外相

資而治道備矣葢惟能謹之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于言之當否事之是非自有以判其幾微絶其蔽惑然聖人不以率自中而遂專決獨斷必盡衆人之同雖曰樂取人而無稽弗詢必嚴勿聽勿庸之戒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後之人君得真儒講聖學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欲寡心清然後所謂精一執中者可得而語也親大臣勤政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鰥寡無葢然後所謂無稽

勿聽弗詢勿庸者可得而言也此事之序也法堯舜者不出此三條而已

可愛非君至朕言不再孔氏曰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敬修其可願此可愛之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自我先得之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吾之所為莫非可願矣可願非敬修不得若不修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可畏者至矣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人之交嘉合則為好釁爭則為戎故以相對而言出好者口興戎者口言不可不慎也

禹曰枚卜功臣至帝曰毋惟汝諧王氏曰木榦曰枚枝曰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人而卜之也○朱子曰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

○又曰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為堯不必引證祭法其理自斷然不易三聖以天下相傳道德心法相繼祀以為宗以天下之大義君師萬世之大統

也舜既宗堯禹必宗舜祭法之言不足據○舜受堯禪受終于文祖禹受舜禪受命于神宗受天下于人必受命于其所從受者示君師萬世之大統以天下之大義相承而非一人之事也率百官即所謂總朕師也一如帝初攝故事○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有德之所自始與湯稱烈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即文祖神宗之意也謚法雖起于周然曰文曰神已肇其端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此上古征伐見于經之始一乃心力一語簡而深遠凡諸誓有節制有勑戒不能出此二語也夫以禹董師益為佐合羣后濟濟之衆而心力不一猶不可以成功況其他乎○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起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然非舜禹德有未至與志或自滿也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大率如此益言凡三致意謂

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夫以帝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于父則亦惟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而已此一段分明說至誠無不感動帝初年亦只是此心以瞽瞍至尊而至難事者尚且感化但不可將瞽瞍與苗比說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效雖感于神明亦由此道而況有苗乎脫了瞽瞍便接上苗去○方六師之臨也苗知罪之在已

而不自容聖德雖如天而不暇思也譬之援弓繳而向禽鳥之居彼之驚飛而遠去固其情也及因益贊而班師置苗之罪聖心若曰是吾德之未至而已益思所闕史臣原其心而曰誕敷文德誕敷者如天之蕩蕩有時雷雨交作百物振拂及雨止雲罷而益見其清明聖人之至誠遇行有不得處自反誠切真自見有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處故謂之誕敷心亦盡事亦盡也苗遂來格德動誠感謙益豈不信哉○孔氏曰諴和也至和感

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訂傳云誠感物曰誠此朱子以注意未盡而訂定之辭朱子精矣不可漫讀過周書誠小民亦當從此訓○瞽瞍之瞍朱子曰瞍長老之稱朱子是注疏非○天為至遠而德可動是德之所感無遠弗屆也○陰陽之理滿則不能復進故招損謙則足以有加故受益滿損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一一皆然皆天道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滿則不可以復進也江海處下衆流歸之○正義曰禹還不請者春秋襄十

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初苗頑不即工禹欲帝念哉意在于德化也帝以刑未可廢方以頑者付之士師及威以象刑而猶不服乃始徂征而分北行焉夫禹戒念哉于先益贊班師于後而中間象刑之施徂征之命乃出帝之意帝豈欲以威服人者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實時宜也及其猶逆命也自他

人視之則見其愈頑而遂其威討奚向不克而帝乃反躬罷武文德是敷于是見舜之德如天地之廣大如寒暑之斂舒物不能出其造化之中也師臨以威之苗已知懼悔機已動但未敢即來耳及班師敷德而彼自來人知其為德化所感然不可謂師臨無助也有武之神動物之改而已而殺之事實未嘗試此所以為唐虞征伐之師也夫帝欲威頑讒而禹不以為然禹欲念苗頑而帝以刑不可廢帝命禹徂征而益以為滿乃招損不

如謙之受益益欲還兵修德而禹拜昌言帝敷文德從如轉圜此見聖世君臣相與之至禹益真所謂其弼直無面從而帝舜真所謂舍已從人者也皆盛德之至萬世之法也

此篇亦載事亦記言與二典相類蓋三聖相授受乃隆古一大事此三篇蓋以備三聖之事也臯陶益稷則專記言而已然臯陶謨連益稷篇首乃一時之言而夔曰二節帝庸作歌一節不知何時之言史臣附記于問荅

之終大抵典謨皆記唐虞之大事大訓其分篇者以簡袠重大而分因各為之名以識其端耳血脉實相連文勢自相接初未嘗預分體製如後史紀傳之為也○二典本只一篇至陟方乃死記二帝之事終矣禹謨乃别更端記禹之言與受禪之事自禹謨之末接臯陶曰允迪厥徳自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蓋記其平時相問荅之言三謨本一書而分為三篇凡伏生所合皆不妄後人但知典謨備

三聖之事遂以後世紀傳視之見堯典之首有曰若稽古之語遂截中半為舜典而加以二十八字又見禹謨之首亦有曰若稽古之語因遂及于臯陶亦加以此四字語意不倫燦如白黑葢不難見也○禹謨一篇上接二典下統二謨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所見而知者此而已後世以刑知臯陶以謨知臯陶而不知臯陶之德與功稷契之流禹之亞也亦于此篇見之六府三事洪範之原也在天惟五

行在人惟五事此六府三事之本也潤下者水也炎上者火也曲直者木從革者金惟稼穡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以其體異故也此六府土穀之所以並列也五事即正德之實人君建極以先之三德以行之五紀八政以先後之稽疑庶徵以考驗之五福六極以勸懲之無非以為此而已八政曰厚生則又以厚生兼三事矣就八政而以三事分之則食貨厚生也司空利用也司徒之教司寇之刑祀賓以為禮師旅以禁暴皆正德也皇

極之敷言亦勸以九歌之遺意與嚮用五福威之用休也威用六極董之用威也九功惟敘即九疇所敘也洪範之原于禹謨人無能知之者知之無能言之者禹發其自得之學初陳于帝後敘為疇箕子傳之以授武王嗚呼至矣微哉

尚書日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日記卷四

明 王樵 撰

臯陶謨

孔氏曰臯陶為帝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

曰若稽古臯陶至禹拜昌言曰俞先儒以允廸二句為賛臯陶之辭故謂禹曰俞上當有闕文今若去曰若稽古四字直自臯陶曰發端則文勢相接無闕文也此篇

發端臯陶曰與益稷發端帝曰正同○林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言其實陳于舜前史記曰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是也廸啓廸之廸言臣欲允誠以啓廸君德則謨必貴明弼必貴諧不明則不能開陳不諧則秖以牴牾臯陶欲與禹以此事舜也孔氏曰廸蹈也蔡從孔訓然林說亦不可廢○按人君能信蹈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謨主開陳弼主匡諫明見察而諧不忤也唐太宗之

聰明非允迪也從諫非誠心也故忠言有時而不見察直言有時而反取忤○臯陶將矢厥謨而以為其本在君有廸德之君則有納忠之臣不患臣言之不盡而患無受之之地也○慎厥脩身以下臯陶所以答其詳也言慎其身脩而思永則德為信路如此則九族惇敘庶明勵翼此言雖約然天下之平不出此道而已葢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是以脩不可以不慎而思不可以不永如漢文帝清心恭儉亦庶幾知脩其身矣而學以寡過

為足民以休息為期是不思永也無慎獨正心之功是慎脩之未至也身脩思永者無他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其功始于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内省不疚無惡于志而其極至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高明悠久足以配天地而覆載成物古之君子慎厥身修則知其分内如此思安得而不永哉○文帝庶幾無言行之失然不免為淺近之謀也○無言行之失究其極非聖人不能也言行安從出哉

慎獨則無言行之失矣○慎厥身脩思永則允廸厥德矣庶明勵翼則謨明弼諧矣此即中庸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之意廸德非道立而何謨明非不惑而何惇敘九族即中庸之親親也皐陶意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脩身則有以齊其家故九族惇敘能脩身齊家則有以勸賢而樂為吾輔故庶明勵翼謨之所以無不明弼之所以無不諧者此也此言雖約然天下之平不出此道而已○惇敘九族齊家以身也庶明勵翼勸賢以身也

皆承脩身說中庸以脩身尊賢親親為九經之要實本之此遠指天下茲指脩身○中庸曰知遠之近即邇可遠之意知遠之近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邇可遠脩其身而天下平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至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陳氏經曰禹皋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聞言而拜不為諂善之在已猶

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自脩身而言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迪也自脩身而推知人則百官得其職安民則萬民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也此兩在字之意○脩身則庶明勵翼然又當知人脩身則邇可遠在兹然又當安民蓋庶明勵翼者言其感而已必人君自有知人之德然後能官人而盡賢材之用也邇可遠在兹者言其化而已所以遂其興起之心而使無一夫之不獲者又在安民之有道也○君道在

知人安民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知人安民一篇之體要然脩身又二者之本也○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者言二者兼盡雖帝堯亦難能之也○知人則鑒别之明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以天下材治天下事于治何有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恩惠之廣能使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民懷之而不能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言二者兼盡則雖有

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治者以人主不知其爲姦邪也茍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知人安民各爲一事各非易事帝堯失之共鯀孔子失之宰予是知人有遺憾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諸是安民有遺憾也是各就其一欲滿吾心且不易況咸若時乎○蓋亦有知好賢而不能官人者矣是亦知人之未至也用之違其材置之非其所謂之不能官人可也○何

憂三句正見帝之時猶有是三者豈非猶病于知人之難而民之受其害乎可以見仁智功用之大而不易言矣○真氏曰孔壬二字舊說以為甚佞而王荆公則訓為包藏禍心蓋以壬為妊娠之妊而胡氏非之以為荆公為此訓將以腹誹罪人也近復有祖其說者愚謂不若從舊為長按孔傳于舜典難壬人只云壬佞也于此孔壬只云甚佞似為簡徑而蔡傳每處加以包藏之義得非亦先入於荆公之說乎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至彰厥有常吉哉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然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益亦以九德求之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斯德也有某事如稱人孝須言嘗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孝如稱人廉須言嘗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廉載采采者歷言之也○真氏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㫖德者事

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寛而栗以下其目凡有九人之有德者克全而無偏然後為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材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寛至彊皆所禀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有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是又知人之要也愚按丹朱之啓明共鯀之材人皆知之堯惟以德求之而知人之所不及知故以

嚚訟知丹朱以静言庸違象恭知共工以方命圮族知鯀信乎以德求之為知人之要也○寛而栗寛洪者易失于踈闊栗嚴恪也○柔而不立愿而不恭鮮不為鄉愿之同流合污閹然媚於世矣○愿信厚也恭者矜莊之意莊以持巳則愿而不自失矣○亂治也有治才而敬畏此最不易得如霍光在武帝左右小心敬謹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可謂近之然光於敬其事之道葢未盡也○擾與

柔愿類而不同擾是為人馴順無所乖戾之意馴順而不果毅則為婞婀軟美矣○簡易而有廉隅者中有主而外有守非徒簡也○簡不煩也不煩苛細瑣者又易至于無廉隅○剛而塞蹇鈌以陽處爻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剛徤而篤實斯為美也○剛以性言彊以志言塞以心言義以事言彊而義勇而合宜也○九箇而字與命夔典樂章語意不同葢彼言教冑子欲其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彰厥有常彰謂見

于行而有可指之實即所謂采采也有常不變乃為君子成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偽未可必也

○日宣三德至庶績其凝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言人于九德之中設如有其三而能日宣之則三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為大夫而夙夜浚明有家有家大夫之事也設如有其六而能日嚴祗敬之則六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為諸侯而亮采有邦采者諸侯之事也言明其事于國中也此槩言人之德有

不同而受任各有所宜如此下因言用人之道在于翕受敷施翕受者隨其德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也敷施者隨其職之大小布而用之而各當其材也此所謂能官人也官人者使九德之人咸以所長而施于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則百僚皆以德交相師法百工皆及時以趨事而庶績其凝矣此能官人之效也五辰即四時蓋春則寅卯為木辰夏則巳午為火辰餘放此○上文言亦行有九德此節亦言

其人之有德乃僅舉三德六德為言者三六蓋以多寡之中見其餘八九者多之至六德則于多之内舉其中一二者寡之至三德則于寡之内舉其中中間四五不言可以意會故下文總之曰九德咸事言人君兼收並蓄則士自一德以上皆無不得以自見者矣有未備者又交相師師孰不為全德之士哉俊乂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而言不可以九德為德俊乂為材也咸事即在官但上言咸事者見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而在國家

則兼得其用而參有其全矣下言在官者大材小材皆歸器使而無遺棄于下爾○羣賢在朝則同官之僚皆同志之友以身則同道相益以事則同心共濟此所以師師惟時趨事自不容已也與○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唐虞皆若人也此其所以師師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者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交益焉踐履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有者無所棄于無而

無者不以恳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樂其資于多無不切于反觀而憂其所不至非聖世羣賢合聚何以有此嗚呼盛哉○宣明其三嚴敬其六皆以已成之德言曰宣曰嚴只見其有常爾非進其未至之意

無教逸欲有邦至天工人其代之上行下效謂之教言天子不可啓逸欲之門使有邦效之當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葢天子以一身而總萬務一日二日之至淺則有萬幾之多幾者事之微也治亂得失吉凶禍

福之所由分而未形故非常人之所能豫見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不謂之萬事而謂之萬幾見其朕兆所伏繫于人主之一心常兢兢業業察于未然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猶恐不及況可得而縱欲乎又言無曠庶官曠空也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蓋天工人其代之爾而可曠乎一官曠一事闕矣天工說見舜典次節即天工人代之目知人安民實非判然二事能知人則代天工有人而可以安民矣○君源

也臣流也故言用人而先嚴諸君身蓋皐陶論知人安民一一根本修身故於知人中及於兢兢業業安民中詳于寅恭懋勉論治道何嘗離得君身也○萬幾二字後人習用而莫知其理此唐虞君臣之微指也當就心上說不當就事上說○人君有四海之廣臨億兆之衆事之日關聽覽者雖有限而幾之隨事而生者實無窮則耳目之所不及心思之所不到識慮之所不先而爲吉凶禍福之所隱伏者寧無有萬其多乎曰萬幾者言其

事之萌兆雖在天下而其主宰實在君心故不可不兢兢業業聖人恒先事戒慎故明常炳于幾先而無不及事之悔也

天叙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程子曰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叙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有自

然之常倫故謂之天叙典叙于天本至厚也因物有遷而厚者薄矣勑而正之使益厚者君也是五者之間其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便各有自然之節文此乃天之所秩而非人之所强為本有常也但人不能不失其常修之以一道德同風俗使禮行于上下而有常者君也故言勑我自我以見其責在上而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一德一心則教化行而民彛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五禮說者不同舜典五禮既以為吉凶軍賓

嘉則此處豈宜異解且曰五禮曰五服曰五刑必從古來有其目矣吉凶等五者之禮不出人倫中相接之節文也○衷即典禮惇其不惇庸其不庸即是和乃還其所固有而非強其所本無也○有教化不能無勸懲故典禮之後遂說命討君道只有此兩事而已○天命有德謂有德者天之所眷命人君代天以命有德則有五服以章之五服五等之服五等者公侯伯子男而王朝之公卿大夫與侯國之卿大夫亦各有命數視以為

差等經言五服則爵位在其中矣凡此乃天之所以命有德所加非人是違天矣刑所以奉天討而非君之威也天之所討而五刑不用是違天也五刑雖用而不當其罪非天討也天之所討五刑用焉乃可謂之代天討○命德討罪二者乃君之政事不可不勉勉則當否則僭重言勉哉見不可不慎之至也○三代而下願治之君懋于政事者有之和衷者誰歟惇庸師道也命討君道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至敬哉有土上言君之教化政事皆主于奉天此言天之聰明明威皆主于民心葢自古論君道則本于天論天則主于民後世聖學失傳古治不復者只由此理不明而已○莫聰明于天而非有視聽也民所共見而共聞者天之聰明也莫明畏于天而非有好惡也民所共予而共棄者天之明畏也張子曰天無心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總之則便是天故曰天曰帝皆民之情

然也按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間乎故有土者當敬之敬之無一日之敢怠惇典庸禮寅恭形于教化之實而不敢拂乎民之性命德討罪懋勉見于政事之施而不敢違乎民之公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則安民之道豈容有不盡者哉

皐陶曰朕言惠至思曰贊贊襄哉曰惠可底行乃皐陶爲謙辭以望帝之行謂其言不悖可見諸施行云爾禹俞之曰乃言底可績蓋行汝知人之言則師師其凝之

績可致行汝安民之言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績字對行字說臯陶謂可施行而已未敢計功也因禹許以可績故又曰予未敢知績也惟以底行之實思日贊成于帝而已

二典紀堯舜之事三謨紀禹臯之言序書者之微意也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欲求湯之所聞與禹臯陶之所見而知者舍是書何以哉○禹陳謨則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其論養民則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臯陶陳謨則曰脩身知人安民其論知人則九德咸事百僚師師論安民則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可以見古人之學矣可以見古人之用矣

益稷

序云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朱子曰此是三篇之序第一句說臯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

益稷臯陶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為三篇故其序如此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至臯陶曰俞師汝昌言亦字昌言字要玩味帝有味于臯陶之言謂知人安民其理大其旨遠切于身關于治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因臯陶而又願有聞于禹此帝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帝言歎美此心謂臯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此句包臯陶謨一篇意因言予思日

孜孜益艱難易忘成功難保孜孜者不忘所有事之謂也誠使君臣上下能日孜孜矣則無待于言可也此句包益稷一篇意臯陶問孜孜者何如而禹所答皆往事不言今日孜孜之事而臯陶已深契之益禹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凡皆孜孜之效也成功之難如此其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治于無窮者豈待辭之畢哉雖不陳謨而實陳謨之大者故臯陶以為昌言而欲師法之也○張甬川曰夫夔勤惕勵之心常存而不

懈乃聖之所以聖然與其托之言辭不若指其行事之親切而尤足以動人也故禹之昌言不過自陳其曰孜孜者而臯陶曰師汝昌言則深有以知禹之心矣○許氏曰四載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此從古注說陸德明曰輴丑倫反樏力追反疏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橇（音絁）山行即橋（丘遥反）徐廣注橋一作輂（几王尸反）子云泥行乘絁漢溝洫志泥行乘毳（與橇同）山則梮（居足反）如淳謂毳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謂梮木器也如

今輂𣓪人舉以行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然則楯與橇毳絶為一物板置泥上也樏與橋輂檋梮為一物木𣓪人舉以行也○隨山者洪水滔天之時以山為道路相視高下因以為治水之經紀也刋木槎木以通道也益佐禹治水此刋木奏鮮食皆益佐禹為之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也血食曰鮮鮮食山澤所獲也此一節禹功之始也濬者治而深之之謂一耦之伐廣尺深尺曰畎倍畎曰遂畎注于遂遂注于溝溝

注于洫倍皆如之洫注于澮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注于川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注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暨稷播當一讀謂隨禹功所施之處便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曰艱言得之艱也兼奏鮮食以穀食尚艱也九川治而後畎澮可濬畎澮治而後百穀可播艱食可奏此一節禹功之中也懋遷者懋勉其民徙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懋遷有無正司空之事

故不煩暨稷此不家暨稷之文也米食曰粒乃粒所謂五穀熟而民人育也萬邦指侯國不指民後言十二師五長各廸有功即作乂也此一節禹功之終也鮮食于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之時艱食于水平播種之初粒食于水患悉平民得播植之後禹功凡有三節中間一節又其大者朱子謂一篇禹貢只此二句三言民食以民食爲急也曰乃粒見其難也○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于此○溝澮田間

水道旱則藉其容水潦則欲其泄水而以川爲脉絡者也旱阻而川水不入潦淫而畎澮水不出皆田之患也川以海爲都者也不距于海則有侵畎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距海者距海距川者距川血脉流通如一身焉○禹自言濬畎澮孔子亦稱其盡力乎溝洫蓋此一事禹經營之力實多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因而本之所以爲萬世永頼也田功莫大于正經界備旱潦此等大綱領皆定于禹至于中公外私九一而助則法制品節

因是而加詳云爾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此論當時之弊爾若禹之貢法則豈有不善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至天其申命用休林氏曰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君臣相與焦勞以拯天下之饑溺乃克有濟使安于無難則將忘其所可戒而危亂自此始故禹之陳謨𢽾以一言曰慎乃在位○勤乃有事臣之孜孜也慎乃在位帝之孜孜也○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真氏曰

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_{趙岐語}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庶事之樞紐按真氏之説似偏于靜止之義蔡傳得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惟動而未形在于有無之間者是之謂幾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看破便斡轉了便自物物有定止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幾動不

差然後有討安穩處康是事理之至當人心穩愜處也

○省其事之安如曾子三省之省是當下便省非事過

而後省也○此三言禹之心學也○周子曰寂然不動

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朱子曰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

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

吉凶之兆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今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安汝止也幾則此所謂惟幾者也幾在誠神之間誠無不照者聖人之所以應無不神也幾無不研者學者之所以動無不當也寂然不動安其止也感而遂通物各付物止之各于其所亦安其止也寂而感感而寂無在而不安其止焉○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若何而能安曰無欲則靜虚動直○禹曰安汝止伊尹

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易曰艮其止孔門曰知止聖學相承之微旨也○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注云各止其所○程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其弼直謂心有非幾則格其非事有未當則正厥事○天者吾心之所自出民者吾心之所由施止而安弼而直則有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君心合乎天心矣謹其心之所由施而君心合乎民心矣

此所以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則天其申命用休也與○動指君之有事于下而言丕應者如卜筮之孚如桴鼓之應徯待也徯志如吾志在于厚民生而民之樂生興事不待勞來勸相之已加吾志在于正民德而民之遷善敏德不待條教章程之已布○昭受見非私意妄干申命者前已得天眷今又申重不已用休美于帝躬也○君位繫天人之重故言謹位而及于得天得民然天命主于人心故丕應又在昭受之先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臣以人言鄰以職言何謂鄰以職言葢左右輔弼乎君乃臣之職若視君之是非得失如不相關而無所匡助則非所以為臣矣鄰之一字自帝取義其旨深長君以一人立于億兆之上無鄰則孤所以為之鄰者此臣耳臣與君以相須則一體以相成則志不可不同道不可不合如是則君臣相與乃所謂鄰也故臣不可以不鄰臣而不鄰則疎鄰而非臣則將誰望此帝之所以反覆歎詠以見其義之

重而禹即然之其亦深有感于帝之言矣○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以善相輔古之人有師其臣者矣有友其臣者矣君臣之分實兼師友之義此臣之所以為鄰也後世不知此義故有下其臣而以崇高富貴自尊踈其臣而與左右近習為密者矣臣之不鄰此后之所以多辟也與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鄰之為言近而有助也易曰不富以其鄰孔子曰德

不孤必有鄰皆以居之鄰取親助之義也上文曰臣哉鄰哉疑其義亦如是矣而帝不但然也乃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語親助之至孰有如股肱耳目之爲用於腹心者乎以是言鄰而知帝之所以待其臣者真望以一體相須非姑曰畧堂陛之嚴取形迹之資而已○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以作股肱而言觀古人之象聞五聲八音以作耳目而言○左右有民扶持而相導之也宣力四方宣布勞來經營四方也人之左右有事者手運奔四

方者足因取作股肱之義故如此立言王氏指屬契稷臯陶夷夔亦不過明其意爾時說徑以宣力屬養譏矣下明聽分屬禮樂雖舊說並然但章服特禮中之一事亦未可謂足盡禮也日月星辰無不照臨天子之象也故天子十二章自日月以下山出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澤物皆君德也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也故公九章自山以下周升龍于山則九章自龍以下其餘物象各有所取德有崇卑故數有多寡位稱其德德

稱其服故因以為侯伯子男卿大夫士降殺之等衣繪裳繡者繪輕清而上浮象天繡有質而下綴象地也彰施兼繪繡言采與色一也指物言之曰采指施于繒帛言之曰色作服所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也汝明者非謂明其禮意也楊龜山曰衣服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古之正樂者先定律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聲音之道與政通矛將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治之得失而其本又在出

納之五言汝當為我聽而知其聲與政治之得失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當作一句○觀古人之象以制章服播五言于八音以察治忽二者想舜當時之所正有事者故詳言其意而付其明聽之責于禹也服章之象想上古有之而未備故舜采取其意定其某繪于衣某某繡于裳不然則何待詳言之邪五言蓋即九叙之歌太史之所采而韶樂之所以作也于時正將以播之樂而治忽于是察焉故因以命禹夫九功惟叙

九敘惟歌樂者極治之所成太和之所生也而又何治忽之察邪此不知治忽無常成壞相倚一念之怠一事之不終而忽之端即由是兆矣非聖人孰能察之于微而謹之于始也哉

許氏曰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蜼各居其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又曰唐虞之禮不可攷今凡言禮者皆周禮爾臯謨五服與五刑對言主于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益稷十二章

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羣小祀玄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

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𥁞王之三公卿大夫曰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爲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鄭氏所言周升三辰于旂服則自山龍以下者臆説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歟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衮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之享先公

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玄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者則繅斿有異也雖周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制從可知矣○又曰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爲尊宗彝則

黼黻為尊也疏云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林氏曰周禮無十二章之文說者謂周登三辰于旂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旂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于衣周人獨飾于旂有何意乎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袞以象天周制實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今朝祭之服臣下無章常服有章而非古如欲復古舍虞書何法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作股肱耳目者臣也主股肱耳目之用者君也君之主宰有違則臣當弼正之臣盡其直則君免于違一體之義固如是也若遠小嫌而難相違拂姑面從而退有後言則不直矣不

直非臣之所以為鄰也故戒之而曰當敬爾股肱耳目四鄰之職夫股肱耳目之為心用豈有所勉而後誠耶○孫氏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待于弼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而尤以為儆戒所以為聖○呂氏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之于君又豈有不盡之言哉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按四鄰蔡傳無

明解孔傳以為前後左右之臣正義本之伏生以為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以意言初無確據細玩上下文意首曰臣哉鄰哉即繼之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肱耳目而言矣此于經有據而人自不察左右前後非止一人惟作股肱耳目既于經有據又見四鄰之責在禹一身尤得舜所以深責之禹之意

庶頑讒說至否則威之上文既以弼直之義深責之禹此又欲禹推廣弼直之義董正諸臣謂諸有不忠不直

為頑與讒說不在此弼直之義者當有以處之○侯以明之蓋射以觀德于是使賢不肖無所遁其實而生其耻心爾蔡氏謂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夫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帝先巳洞燭之矣豈待射侯而始明其果否乎○撻記書識詳蔡傳欲並生哉者蓋盛世人皆為善而為惡者無以自容非誅殺即流竄能全其生者寡矣故用此以激勵而教之使知遷善改過庶幾得並生于天地之間也○言之出納有二有詩歌之言出納五言

是也有敷奏之言龍之所典是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舊說亦有指為樂教者葢以納言為五言而颺之為開發其善心俟明撻記之嚴而樂節雍容涵養于後無非教也蔡傳謂此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則不如此說矣朱子嘗言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只得置之也○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人于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為忠也

帝光天之下至日奏罔功禹不盡然帝之言而又盾帝

之意葢君道在于脩德進賢得其道則頑讒不足慮失其道則豈特頑讒為可慮哉臯陶之意在此○以今日之治化為已足而不加脩賢者之所以不來以在位之臣鄰為可賴而不旁求頑讒之所以可慮誠使帝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無不被其澤則萬邦黎獻皆帝之臣惟帝是舉而用之耳既舉而來于是敷納以言而觀其藴明試以功而考其實錫以車服而旌其庸夫衆賢盈于朝則相觀者慕誰敢不讓哉勸懲明于上則不及

者恥誰敢不敬應哉○帝德逺著而賢者無不感慕興起惟帝所用則所以處乎頑讒者當自有道而不在乎威也○庶朱子云此試字之誤按左傳趙襄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讓者真知巳之不足人之有餘恱慕之意新而矜髙之志屈誠服人之善而推遜之也敬應者脩德舉賢帝之心也課功叙實帝之待賢之典也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以求不負乎上而答其陶成之意也誰敢字謂帝之待人如此則人

之感化響應自不容已使有不然則是自棄于陶鎔也

而誰敢哉

無若丹朱傲至方施象刑惟明欲帝戒丹朱者丹朱若

賢則宜世堯之天下者也惟不克負荷而堯以天下與

舜是舜今日之所居即丹朱之所失而不可不以爲戒

丹朱之惡多矣而其長惡之源曰傲而已由傲而慢遊

是好傲虐是作聖狂分于一念若帝以今日之治化爲

已足而不加修無亦自滿而亢之萌乎予創若時以下

亦思日孜孜之意看來創若時只管到治水下面疆理經理兩事重在各廸有功上乃為苗頑不即工説起然經理又因于疆理非兩事也荒度土功即隨山刋木決九川濬畎澮諸事弼成五服二句禹貢甸服五節即其事也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弼成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數豈為觀美其分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行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鄭玄謂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者非十二師者每州各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也孔氏以師為人工之數者非或以十二師即十二牧亦非周官曰外有州牧侯伯師即侯伯也外薄四海謂五服之外蕃夷之地每方又各建五人以為之長如漢西域都護之意各廸有功即篇首所謂作乂也苗頑不即工朱子以為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不動金氏曰十二師五長各廸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之頑又有大于庶頑讒説者庶頑之讒説轉移之機尚在我苗民之頑

為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欲以苗為念葢意在于徳化也帝以汝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梗化如苗者則是徳教之所不能加而必俟于威之而始畏文告之所不能諭而有待于懲之而後服利用刑人斯其時也故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矣古之刑官蠻夷猾夏兼在所治故使臯陶繼禹以有事焉不知當時象刑之施何如觀曰惟明則是分别其人之逆順惡之大小情之輕重咸當其罪葢不即工者非一

人也臯陶治以法意其國猶執送一二罪人就逮以自解及欲治其首惡然後彼不服而命禹征之或言象刑非施之苗明刑于此而苗自服爾夫苗不即工臯陶不能問其罪乃殺吾人以恐脅之可謂拙于計矣

夔曰戞擊鳴球至鳳凰來儀此與上不相蒙非一時之言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葢功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戞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咏歌之聲所謂歌者在上也鏞大鐘特懸者以上皆在堂下以間者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所謂匏竹在下也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别管鼗等為堂下之樂即知歌者在上矣觀曰以詠即知石絲輕清之音按歌調矣觀曰以間則知堂上堂下更代而間作矣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來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也虞賓與羣后在廷本是堂下之人何為不言于堂下而言之于此亦是升歌之

後上下肅雝如或享之虞賓羣后對越相讓益亦記其實爾鳥獸之感須在人後蹌蹌可見元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于鳳凰非常須是樂成之後正可偶一暫至初非聞樂即來故須繫于九成之下亦非以尊異靈瑞故別言之也○以詠言以人聲為主也漢人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徧聞之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

王焉嗚呼知此則知虞之以詠之時所以羣后德讓者矣○管如篴併兩管而吹之長尺有二寸今以為簫非也○合止是每一奏之合止至今猶然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奏者是編鐘編磬特鐘此所謂鏞也特磬此鳴球也○許氏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

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為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為三成也葢間歌合而言之為三終分而言之為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為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具在中矣故謂之三成○又曰書言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葢詠時擊磬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般言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葢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三成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是說合樂三成

合樂圖

堂上樂 堂下樂 升歌三終 笙入三終

磬書鳴球也 鞉 一歌 一笙

鼓 二歌 二笙

三歌 三笙

琴 管 間歌一歌一笙相間而作共三終

一歌 一笙

鏞　二歌　二笙

瑟　笙　三歌　三笙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王氏炎曰此又自為一節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而書之爾○孫氏曰前先言祖考虞賓羣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為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為序也

帝庸作歌至帝拜曰俞往欽哉此章所記與上文亦不相蒙孔氏謂帝用庶尹允諧之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者非是○天命所謂聰明明威也傳中治亂安危相為倚伏正言其無常而不可不勑戒之意非指治亂為天命也時以天言幾以人言無時而不戒勑者常謹未然之防所謂日監在兹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無事而不戒勑者常防未萌之欲所謂察微知著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也○人之形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

則在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喜哉對惰字看股肱不喜則元首不起輔佐不力雖賢主不能獨運以成功○新安陳氏曰歌之序意在於戒天命而謹時幾歌之所謂喜喜於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則其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能如此庶可戒勑天命而永保之矣○王氏曰臯陶以為人君不必下侵臣職以求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爾率作興事者分職授任如咨命二十二人是也屢省乃成則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是也能如是則可謂之明君君明則臣不敢欺而思盡其職庶事自各就緒矣茍爲不然而欲下侵衆職則元首叢脞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辦哉萬事之墮固其宜矣○興事即所謂喜也臯陶謂此在人君率作之○樂于興事者易至于紛更信哉言乎○愼乃憲只率作中事○屢省屢字要見以時舉行之意○賡者依帝之歌而續之也載成也帝以爲在于股肱之喜臯陶以爲在元首之明是成其義也○范

氏淳夫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與皋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是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

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司馬氏

曰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是故王者之職在于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按明良康哉之義范馬二公之論至矣

蔡傳不載故備録之○真氏曰帝之歌本為勑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俞者納臯陶所陳也管上率作至隳哉一邊意往欽哉者申已所望也管上勑天至熙哉一邊意往欽哉通勑廷臣不專指臯陶○陳氏大猷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九成之韶勑天之歌非可以二觀也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焉學者宜深玩繹也

尚書日記卷四